

# 逆流而上 王憶：坐在輪椅上逐夢文學

「我目送過往/與現實談理想」、「上帝沒有關上的窗/一定是對我存有的希望」、「別告訴我/你從沒喜歡過我/是真的我也不信」、「有愛是任性/沒愛是矯情/我不任性也不矯情」……僅僅通過這些詩句，很難想到作者是一位坐在輪椅上逐夢文學的女子。第一次見到王憶是在中國殘聯組織的向北京冬殘奧會贈書活動上。愛笑，是王憶給人的最深刻印象。她告訴記者，自己借助詩歌傳遞喜怒哀樂、一吐為快，也期待未來能夠在小說、散文、歌詞等方面多元化寫作，做一個講好中國故事的作家。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因患小腦偏癱，王憶從出生就喪失了正常的肢體和語言能力，但她沒有沉淪，而是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選擇用文字與世界交流。僅靠一根手指，30歲的王憶憑藉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對文學的滿腔熱情，至今已陸續出版了散文集、詩集、小書集等9部作品，出版發行作品的總字數超過200萬字。身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王憶將自己對生命的熱愛傾注字裏行間，被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譽為「不倒的生命之樹」。

## 詩歌也是一種影像

王憶回憶，第一次寫詩是在小學五年級的教師節，她寫下了自己第一首現代詩《偉大的老師》，但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會寫詩，只是把那首詩當做有感而發的即興創作。王憶說，「一吐為快」是寫詩帶給自己的最大享受，好多感受是一瞬間的，因此可以迅速敲下幾句話、幾段文字，記錄自己當下感受。在她看來，寫詩並不算難事，文學創作最大的困難是作家對生活、生命以及周圍的細節沒有真切的經歷和體會，一個作家對一切事物的觀察、感悟、思考是創作的最好鋪墊。

創作《擁抱月亮入睡》這本詩集，王憶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其間她刻意將寫詩的速度放慢，希望用更多時間來沉澱、思考。在這本詩集中，王憶最得意的是「這一年」的十二首組詩。這首組詩是2021年王憶制定的小目標：每個月寫一首詩，總結每月的感受、想法。在這本詩集中，她還向記者特別推薦了抒寫不同城市的詩，例如《奔湧的瀟江》、《西街東行》、《從西直門到東直門》、《古

◆坐在輪椅上逐夢文學的王憶。受訪者供圖



◆王憶的詩集《擁抱月亮入睡》。受訪者供圖



北水鎮》、《北京最後一夜》等。王憶覺得，詩也像是一種影像，每讀一首就好像是在翻過去的老照片，在今後漫長歲月裏，這也是一種很好的記憶。

詩人王憶是敏感、熱情又含蓄的。她在詩中吐露「不做孤獨的靈魂」，她說：「我這一生或許不能走許多的路/但一定會遇到許多的人……我不願膚淺地過完這一生。」張愛玲、三毛、王安憶等女作家是王憶最欣賞的作家，王憶不僅喜歡她們的文章，還從她們的作品裏看到了一個女作家該有的姿態和模樣。對王憶而言，同樣被困在輪椅上的作家史鐵生更是她心中的榜樣，史鐵生作品所包含的內在精神時常激勵着她。

王憶在寫作《擁抱月亮入睡》期間還進行了短篇小說的創作，希望可以在多種文體上嘗試拓展。她在短篇小

說《逆流而上的治癒》中寫道：「從樓梯一顛一簸地爬上去，在他人看上去是如此艱難，實則並沒有多費力，只是習慣，用習慣應付艱難，現實也就沒那麼誇張了」、「不過似乎都是這樣，越想隨波逐流就越不會那麼容易逍遙自在，人總會在無意間發現自己還有那麼一技之長的小確幸」，細膩的筆觸、豐富的思考讓人動容。一路走來，在輪椅上逐夢文學的王憶付出很多心血也收穫漸豐。放眼未來，王憶充滿憧憬，期待自己能夠成為一位講好中國故事的小說家，繼續加強文學的虛構能力，寫出更多具有社會意義、人生價值、更能引發讀者共鳴的好作品。

## 總有一束光因你而趕來 用作品參與冬殘奧

北京冬奧會圓滿舉行，作家王憶不光是一位觀眾，還借助自己的作品深度參與了冬殘奧。冬奧會期間，她將詩集《擁抱月亮入睡》捐贈給北京冬奧志願者和媒體工作者，還是冬殘奧原創歌曲《殘健共榮 擁抱未來》的詞作者。「輪椅追求夢想加快/冰雪紛飛揚起冬奧舞台/總有一束光因你而趕來/我們一起攜手向未來……」，王憶希望借助歌曲的力量呼籲社會關注冬殘奧會、關心殘疾人，為運動員加油助力、為殘疾人事業助力。

北京冬殘奧會開幕式視障火炬手李端點燃主火炬的那一刻讓王憶印象深刻。她認為，讓一位視障人點燃主火炬是黑暗與光明的較量，他雖看不見，但感受到聖火的溫度就已經面向了光明。談到自己為2022北京冬殘奧會作詞的主題原創歌曲《殘健共融 擁抱未來》，王憶十分開心，她說這是一份文學工作者對冬殘奧會獻上的一份小小心意。

對此次為冬殘奧作詞的經歷，王憶記憶猶新。在得知中國殘疾人事業新聞宣傳促進會面向全國徵集助力冬殘奧原創歌曲後，王憶立即開始進行歌詞創作，並找到好朋友張聖楠攜手。張聖楠對王憶的歌詞不絕口，他認為通過王憶的歌詞能感覺到對命運的挑戰與抗爭，對殘障人士的鼓勵與加油，讓人渾身充滿力量。

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也被王憶的詩歌感動，並給她寫信鼓勵。張海迪在信中說：「我深深懂得殘疾人，他們在生活中會有很多無法想像的困難和障礙，但他們很多人卻以非凡的意志，超越困境，掙脫命運的束縛，創造着另一種生活。」王憶在收到張海迪的信後倍受鼓舞，她認為海迪姐姐的話說進了所有身患殘障而又志存高遠的殘障人心坎裏。王憶堅信，困難和障礙確實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現實，但超越、掙脫、不斷地奔跑前行也是我們不曾停下的步伐。

## 中國共產黨100年地圖集

作者：《中國共產黨100年地圖集》編纂委員會  
出版：中國地圖出版社



本書由開天闢地、土地革命、全民抗戰、解放戰爭、大業奠基、艱辛探索、偉大轉折、世紀跨越、科學發展、奮進新時代共十個篇章組成，各篇章均以地圖為主要表達載體，綜合經典照片、信息圖表、文字說明等多種表達方式，為讀者完整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鬥的一百年。

## 門外漢的京都(十六周年新版)

作者：舒國治  
出版：新經典文化



一次又一次地在京都的巷弄流連，舒國治不諳日文，自嘲京都的門外漢，不願登堂入室，只在門外徘徊；舒國治眼中的風情景物，與多數人不同。他形容京都根本就是一座電影的大場景，它一直扮演着「古代」這部電影、這部紀錄片。整個城市的人皆為了這部片子在動。而我們每隔幾年來此一次，像是為了上戲，也像是為了探看一下某幾處場景是否略略做了更動。他以「下雨天的京都」作為認識京都的引子，也一一描摹京都的黎明與夜晚、水與氧氣、旅館與食堂；他認為京都最大的資產是山門與長牆，感嘆京都就是一個大公園，而自己並不急着找出口，甚至假想「倘若老來，在京都」。他筆下的經典作品《門外漢的京都》，現在推出十六周年紀念新版。

## 有緣有幸同斯世： 金耀基憶往集

作者：金耀基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本書收錄金耀基教授近三十年來的人物書寫，除父親之外，還包括他的老師，王雲五、浦薛鳳、鄭文海；錢穆、徐復觀、費孝通等前輩人物，以及高錕、傅高義、余英時等與他同世代的朋輩友人。這些文章大都是追思之作，有的則是在他們生前因不同機緣，為他們書寫；藉由人物的事跡，回顧大學教育與學術思想的重要發展時刻。透過作者感性的筆觸，追憶與故人交往的舊事，感受到其對人世間的真摯情感。

# 迷人的數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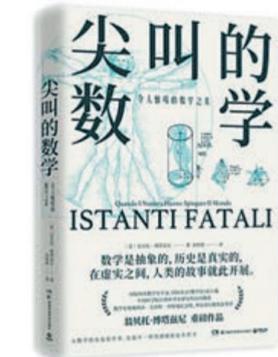
對你而言，數學是怎麼樣的一門學科？我們在學時，數學老師強調的都是運算操作、「操試題」的技巧；「數理」一詞把數學和科學捆綁在一起，常常令人忘記數學和科學本質上並不相同：數學是一套由人類發明而非發現的抽象思維系統（引用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話，「經歷了多個世紀，人們才發現兩隻山雞和兩天都是數字2的例子」，本書第15頁）。小時候，師長也會着我們看一些偉大科學家的傳記，以及發現重要科學定律的過程故事啟發；關於數學家及其發明的故事卻少之又少。（你看見上述羅素的話之前，有想過數字系統並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嗎？數字系統又是如何創立的？）本書是部可喜的數學普及讀物；數學史學家、作者翁貝托·博塔茲尼（Umberto Bottazzini）為我們講述了數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分別是記數、虛無、無理數（即除不盡的數字）、為何不能化圓形為正方形、虛數（即 imaginary numbers），以及非歐幾里得幾何這六個概念或體系的發明過程。

記數對人類有實際作用，因為不論在骨頭或木棍上刻痕還是結繩記數都麻煩得很。但是為什麼我們習慣用十進制的數字而非其他？也許跟我們正好有十根手指有關；這個不難猜。但如果你學過法語，你便會知道在法語中「77」這數字的文字表達是「六十加十七」，「92」是「四乘二十加

十二」；這些都是從前十進制、二十進制和十二進制的痕跡！（伸出一隻手，研究一下為什麼吧！）

記數最初是用來記大自然存在的東西的數量的——不管是山雞還是天——所以我們便有自然數（從一開始的所有正整數）。虛無卻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現在看似簡單不過的概念，竟煩擾了古人許久。但零有着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便是當佔位數；如果沒有「304」中的「0」，我們怎能判斷「304」並不是「34」呢？讀本書你也會知道空集（∅）的符號原來取自挪威語的一個字母：創始空集符號的法國數學家安德烈·韋伊（André Weil）在那裡生活過。

在數學中最重要不過的名詞定理（theorem），原來詞源含有觀察的意思。定理的出現，讓我們不能解釋某一個具體的數學現象（如某一個圓形內裏有一個三角形，三點都在圓形的周長上，而其中兩點跟圓心成直線，那麼該三角形是兩個直角三角形），更能解釋所有相同性質的現象（即：在任何一個圓形內，如果有一個三角形的三點都在其周長上，而其中兩點跟圓心可以畫成一條直線的話，那麼該三角形必定是直角三角形）。現在無小學生不曉的畢氏定理（即勾股定理）便是另外一例。三角形卻又為我們帶來新的麻煩：正方形的對角線長與邊長的比例是二的開方（ $\sqrt{2}$ ），但 $\sqrt{2}$ 卻是一個除不盡的



## 書評

◆文：李雅言

《尖叫的數學：令人驚嘆的數學之美》  
作者：翁貝托·博塔茲尼  
譯者：余婷婷  
出版社：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方根和  $\pi$  都是「存在」的數值。我們並看看這條問題：

「把一條長為10的線段分成兩部分，使它們的乘積為40。」

在幾何世界，這條問題的答案確實並不存在。但如果我們容許負整數開方呢？ $(5+\sqrt{5})$  和  $(5-\sqrt{5})$  的和及乘積便正好分別是10與40。虛數  $i$ （即 $\sqrt{-1}$ ）誕生了。虛數雖然看似荒誕，但與本書第六章講述的非歐幾里得幾何系統一樣，都幫助了物理學家解釋一些實際的物理學現象。

有趣嗎？這部「數普」書籍也穿插了歷史上不少數學家的軼事，例如大名鼎鼎的德國「數學皇子」高斯如何把同學的兒子、同為數學家的亞諾什·鮑耶（János Bolyai）弄至精神分裂；事關前者並沒有好好肯定後者的洞見。令人鼓舞的是，這部數學史著作也多處提及中國古代數學家的發現和貢獻，如《周髀算經》如何說勾股定理，和《九章算術》也提出化圓為方的問題等。閱讀本書並不容易，雖然有理科背景的高中生便應能看懂箇中術語，但若花一點時間細嚼，則引人入勝。本書並沒有英譯版；也欣見我國踴躍引進和翻譯非英語世界體系出版的優良作品。

## 簡訊

# 王安憶：想念香港學生

「我很喜歡也很想念我的香港學生。希望大家都平安。」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安憶本月10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談及當前香港新冠疫情時說。

王安憶在兩岸、港澳和海外都有不少忠實讀者。她曾在香港嶺南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過書，接觸過很多香港學生，認為「他們很有理想」。2018年王安憶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時，看到有成績非常優異、可就讀較為熱門的醫學專業的學生，為了教師職業理想而選擇中文系。對於有人將香港視為「文化沙漠」，王安憶認為「這很不公平」。她表示，香港作家的文化涵養和內地不同，他們既吸收西方文化，也傳承主要來自廣東、閩南等地的中華文化。

王安憶的長篇小說代表作《長恨歌》等在台灣也很受歡迎。上世紀九十年代，台灣麥田出版社就開始出版她的書。對於兩岸作家的差異，她認為，台灣作家的文字非常文雅，值得內地作家學習，而大陸作家在生活經驗方面更有優勢。雖然疫情爆發後沒有再去過台灣，但王安憶和島內作家仍有聯繫。她希望疫情過後，大家還能像以前那樣沒有芥蒂地交流。

對於如今有不少年輕人喜歡網絡文學，王安憶認為，網絡寫作與紙質寫作有所不同。目前仍堅持用筆創作初稿的她表示，作品銷量並沒有因為網絡文學和在線閱讀而降低。據她了解，很多網絡寫手非常希望能出版紙質書。她也留意到，近年來實體書店出現萎縮，出版業者受到衝擊，她建議參照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做法，實行新書出版後半年內只能在實體店銷售的政策。

◆文：中新社